

辣手觀音

上

楚狂客 著



目 录

第 一 章	刀光剑影美女劫·····	(1)
第 二 章	作婿山中原是客·····	(45)
第 三 章	神秘谷·····	(91)
第 四 章	天妒红颜·····	(134)
第 五 章	潇洒公子·····	(176)
第 六 章	天下名花·····	(220)
第 七 章	白发巧饰红粉妆·····	(267)
第 八 章	小侠身陷流香院·····	(312)
第 九 章	古洞花簇掩夕阳·····	(356)
第 十 章	大唐遗宝·····	(396)
第 十 一 章	玫瑰魔女·····	(439)
第 十 二 章	冤家路窄情仇了·····	(485)



第一章 刀光剑影美女劫

华清寺建筑在天台山桃源谷上，泉飞天际，暴落云中，到处奇花异草；尤其由山峰上飞泻而下的两条清涧，回转寺前，淙淙流出谷外，景致奇丽，举世无匹。

华清寺的和尚，待人和善，均练有一身武功，尤其掌门人超然大师，更是武林的高手。

因该地景物清丽，加以寺中僧俗有道，并有阮肇与刘晨在桃源谷遇仙，在山中作了仙婿的风流快事，每逢郊游季节，由各地赶来的佛门信士以及寻幽探胜的骚人墨客，猎艳逐景的纨绔子弟，在入谷的峡道上，摩肩接踵，络绎不绝，热闹非常。

冬去春来，郊游季节又降临人间。

然而，出入桃源谷的峡道上，今年却完全变了……

阴风惨惨，雾雨沉沉，腐尸纵横，臭气盈溢，弥漫着无边的恐怖，无限的肃杀！

峡道上，立着一通高可及人、大书“游人止步”的石碑。

入峡道口十余步，新建一道高约一丈的石墙，墙上横书

“越墙者死”四个斗样大字，字体有劲，仿若行龙走蛇。

这突兀之变，震骇了大江南北：进香信士，敬而远之；骚人墨客，裹足不前；纨绔子弟，更是避之唯恐不及！

于是，桃源谷成了一个谜，一个令人无法猜测的谜。

峡道中的石碑和石墙，是谁所建立，究竟是些什么人？被谁所毙？

是华清寺的和尚之杰作么？

不可能！超然大师乃有道高僧，绝不会作这等神、人共愤的勾当。

那么，是谁呢？

莫非谷中另有人在？那人是何用心？

华清寺的数十和尚是否仍在寺中？

他们都是有道高僧，并有一定本领，岂肯任人在此做出如此违背常理之事？

于是，许多好奇探险的江湖侠客，相继前来，怀着重重的疑云，激愤的心情，入峡口，越石墙，探求谷中的究竟。

然而，那些越墙的侠客，一个个均如石沉大海，一去不回，更增加了桃源谷的神秘和恐怖。

于是，武林中的大小三十余个门派，都对此事极为重视，并意识到桃源谷之突变，必然会使武林带来一场浩劫，但彼此都为名利恩怨，无时不在勾心斗角，无法结盟起来，所以都采取事不关己，待以观望的态度。但，你不犯人，人却不一定不犯你。

这时，武林中大小三十余个门派，忽然接了一封没有头尾的信帖，信中之意是要各门派于三个月之内，将一名身怀武功、十六岁至十八岁的少女，送来桃源谷，如该派没有女子弟

者，必须另谋他法，或掠或请，一概不究，否则，定遭惨酷的后果。

字里行间，处处暴露出无限的骄狂！

这发帖人，当真胆大妄为，居然敢向各门派如此无理地取闹，何异向全武林挑战？

当今武林中，白道方面：有执武林牛耳的少林，以剑扬威的武当和华山，内功称著的武当，掌法盖世的峨眉，轻功夺人的昆仑。黑道方面：有高手如云、势达天下的乾坤帮，诡谲奸诈的茅山教，歹毒残酷的地狱门。任何一派，都非好惹，难与相与，就是各小派，也有极为棘手的人物。

但，那发帖的人，竟目中无人，一律发出命令式的信件。

各派接帖后，尽管各有自忖，不予遵办，却也不敢大意，而是日夜提防，弄得惴惴不安。花开花落，三个月的限期转眼即过，而各门派竟未送去半个少女。

发帖人既敢大言不逊，各派又居然抗命不理，发信人自必有所表示，当然，各派也预先料到。

三个月限期一过，武林中的气氛，居然沉默起来，江湖道上，看不见各派子弟的行踪，但也听不到有关桃源谷的消息，正如暴风雨前的静止。

半个月过去了，武林中竟然静于止水；二十天过去了，江湖仍然无点惊人的消息。枕戈待旦的各门各派渐渐地有些沉不住气了，便派人四出打听。

居然，一个慑人心魄的消息传来……

少林寺三长老出尘大师、出俗大师、出凡大师，及二十余个二三代子弟，突然之间，口吐黑血，暴毙金刚殿中。

接着，如此惊心动魄的消息连续发生——

武当掌门人的师弟太乙道人，及十八位派中高手，在一个风雨之夜，突然身首异处，死状惨不忍睹。

乾坤帮堂主黑煞神及堂下六十余人，一夜之间，尽数被人击毙！

石家堡被焚，堡主失踪。

风火寨也全部被毁，寨主被砍掉一条左臂后，施计诈死，捡回一条残余的生命——他是见过凶手的唯一活人。

据他说，因凶手身手太快，来去如风，无法看清凶手面目，只隐约看见那人身材不高，究竟是男是女，他也不能分辨出来。

这消息当真震惊人心，要知，少林三老，武当太乙道，乾坤帮堂主黑煞神，石家堡主，风火寨主，哪一个不是名噪江湖数十年、一等一的好手？竟然毫无还手之力，而死于非命，那人功力之高，真令人瞠目了。

各派遭劫后，除尸体纵横，臭气四溢，一片惨景外，并未留下任何痕迹，也没有半句留言。但各派也明白，凶手是桃源谷的发帖人，他们之突然遭劫，是因违抗了他的命令，未将一个身怀武功、十六岁至十八岁的少女送往桃源谷。

此事发生后，遭劫的各派自然惊恐万分，未遭劫的各派更是日夜惴惴不安。

一个月后，突然接了一封于前帖相同的函件，并限各门派于两个月内，各将一名身怀武功，十六岁至十八岁的少女，送入桃源谷，违者必遭满门杀劫之祸。

此帖，言词更加骄狂。

各派收帖后，自恃实力雄厚者，如少林、武当、乾坤以及还在西北的昆仑、终南、华山、峨眉等大派，仍是相应不理。

但那些力单势弱的小派，可不敢再抗命了。

于是，派中有合乎信帖中条件的少女，即含泪割爱、遵命送往桃源谷；派中没有女弟子者，或有而不合乎信中条件者，即四出找寻——有的出重金召请，有的抢劫掳掠，弄得整个武林，翻天覆地，动荡不安。

雁荡山有个小派，名为太极，创派至今，已有八十多年了，派中武功，不在各大派之下，武林中也颇有声望。

惟人数却始终繁盛不起来，仍只有老少十一人。

十一人中，与掌门人平辈的，竟占了九人，江湖上称九人为“太极九鼎”。只有一个十八九岁的少年豪儿，及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女君儿，是太极派的后代。

这天“太极九鼎”齐集议事厅中。

掌门人太极尊者，表情严肃，双目微闭，不言不发。

老二、老四、老五，都面容愁戚，不时发出颓唐悲伤的叹息。

老三、老六、老八、老九，却满面怒容，目光如火，不时发出一声冷笑和冷哄。

这种气氛，显然面临一场悲愤之事。

年约四旬的老九，忽然猛力一拍桌子，坚硬的红木桌，啪的一声，应掌掉落一角。

他鼻哼一声，对掌门太极尊者道：“掌门师兄，我已考虑过了，无论如何，都不能把君儿送入虎口。”

老三站起接道：“对！了不起与他一拼，即使人亡派散，又何足惜！”太极尊者仍是表情严肃，不言不语。

老二长喝一声，喟然道：“豪儿和君儿，由我们扶养长大，谁又舍得将她送入虎口？可是，依少林、武当、乾坤几派的遭劫

情形看，就拼了我们九条老命，也不济于事，再说……”

老九怒道：“二哥不必再说了，只要我老九不死，谁也别想将君儿送走！”

话毕，双目棱芒暴射，大有谁要反对就与谁拼之势。

老二又叹了一声，摆手道：“九弟，请冷静些。今日之局，若将君儿送去，可救我们十人之危。再说，信中并未言明要人的作用，将来也许可以回来……”

老九道：“发信人虽未言明要那么多少女作何用处，但我们也可以猜想到，发帖之人必然是一个老魔头，他一定要练一种绝技。如将君儿送去，试问，还能回来么？”

老五一听道：“你说的虽不无理由，但我们也不能不顾我们十人的性命，及祖师创派之艰辛。”顿了顿续道：“我们九人死不足惜，却不能让豪儿也跟着我们死去啊！”

老二一听“豪儿”二字，顿时瘫软下来，半晌才道：“我们可以将豪儿藏起来。”

老九道：“豪儿的脾气，你不是不知道，若我们被人击毙，他能坐视么？”

老四猛然一拍大腿，道：“我不管，君儿是我拾回来的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她沦入魔掌。”

此话一落，除太极尊者外，八人都泪如涌泉，沉默不语。

太极尊者突然双目睁开，严肃地道：“你们不用再争，我有主张。”

八人同时向太极尊者看去。

老二道：“师兄有何高见？”

太极尊者不答老二的话，转对老九道：“九弟，你去叫君儿收拾行装，即时前往桃源谷。”

老九浑身一震，暴怒道：“你要将君儿送入虎口？”

太极尊者冷然道：“我不是长他人锐气，灭自己威风，而是凭我九鼎能耐，实非人家敌手。为要延续本派，必须牺牲君儿……”

老二频频点头道：“师兄此等决断，其实明智。”

老九暴怒道：“明智个屁，你们都是怕死之徒！”他嘿嘿笑了数声，继续说道：“我刚才说过，只要我老九不死，谁也别想将君儿送走！”话毕，拂袖退出议事厅。

当他刚转身欲走之时，里面突然扑出一个少女。只见她冰雪为肌，芙蓉为面，眉如青山，目如秋水，仙姿玉叶，芳龄十六七，宛若月宫嫦娥。

她扑的跪在老九跟前，泪痕满面，悲痛欲绝地道：“九师叔，师父和二师叔的话不错，你就让我去吧！”

老九双目一瞪，怔怔望着少女，张口结舌，半晌说不出话来。

就在此时，里面又出来一个少年，只见他双眉如剑，两目如星，鼻如悬胆，玉面朱唇；又见他剑眉紧紧，脸罩愁云，一看即知，他内心深处，有着极为不顺意的事，却仍有一种萧洒脱俗、英风夺人的气质。

他出至厅中，向九鼎和少女看了一眼，不慌不忙地跪在太极尊者身前，道：“师父，可否让豪儿说几句话？豪儿秉承教诲，度人于侠义之心，路见不平，拔剑相助；为友难，赴汤蹈火，虽死留名。”顿了顿，继道：“君师妹乃本派之一员，岂能将她送入虎口？师父，你老常说，大丈夫应有豪气干云的气概，何以今日，竟为一魔头所慑？”

老九不待太极尊者回答，抢先说道：“对！大丈夫应有豪气

干云的气概。”

太极尊者陡然脸一沉，站了起来，庄严万分地道：“我意已决，谁都不能违抗。”低首对少女喝道：“君儿，快回房收拾行装，立即启程！”

君儿叫王丽君，她擦了一把泪，站立起来，向里走去。

老九勃然大怒，喝道：“站住！”上前一把抓住王丽君的玉臂，道：“走！跟九师叔走！”

太极尊者冷笑道：“老九你疯了？”说着，自怀中掏出一块雕着“太极”两个字的玉牌，高高举起，继道：“老九，快向祖师牌认罪！”

老九一见玉牌，立即瘫软下来，悲叹一声，松开紧握王丽君玉臂的手，双膝跪下，道：“祖师在上，请恕四代弟子陆文龙不肖，不能遵从无理之命！”话毕，运掌劈向自己的天灵盖，啪的一声，顿时鲜血四喷，脑浆外流，惨死当场！

厅中十人，乍听陆文龙话意，只以为他要叛派，谁知道，他竟会以自绝来反抗太极尊者的主张。

十人见状，都不由一惊，欲上前阻止，却均已来不及了。

王丽君惊叫了一声，扑的跪下，抱着陆文龙犹在抽缩的身子，放声大哭！

豪儿叫赵志豪，他也随着跪下，但他并没哭，也没有流泪，只是俊脸苍白，默然不语。

老三猛然一顿脚，喟然道：“唉！你这又何苦？”

太极尊者将祖师牌收回怀中，摇了摇头，悲叹一声，道：“君儿不要哭了，起来听我说。”

王丽君一面擦泪，一面站起，道：“师父有何吩咐？”

太极尊者道：“我做事也许太任性了一点，这事由你自己

决定，你若有舍生救本派的精神，愿去就去，否则，我们就准备于他一拼……”

王丽君不待他师父把话说完，毅然道：“我去，我立刻就去。”

说着，急步进入屋内。

厅中九人同时暗叹一声，除赵志豪外，都流下了眼泪。

太极尊者道：“豪儿去拿一壶酒来，敬你师妹一杯。”

赵志豪说了一声“是”，大步向里走去。

当他拿酒返回议事厅时，厅中只有陆文龙的尸体，八老均已不在。

他脑中一转，知道他师父和师叔已在门外等候，便急向大门走去。

果然，八人早在门外，分站在大门两侧，表情庄肃中透着悲戚，像八尊石像，不言也不动。

不一会，王丽君背着一个包袱，碎步走了出来，跪在太极尊者身前，道：“君儿不能为你老人家尽孝了，今后，请你老人家多多保重。”

太极尊者弯身将她扶起，道：“好孩子，不要说这种话。为师的无能，对不起你，要你……小小年纪……来挽救本派，为师的苟且偷安，对不起……”

声泪俱下，说不下去。

“师父别难过，为本派尽忠，为师门消劫，乃孩儿份内之事，再说孩儿此去，也不一定就有去无回。”

转回身来，欲向老二拜别。

老二一把将她扶住，道：“免！免！你情愿生入虎口，为本派消劫，这种精神，使二师叔感激万分，哪能承受你的大礼？”

老三接道：“对，可怜的孩子，免了吧……”

此时的王丽君，并没有流泪，神情十分冷静，虽知此去，万死无生，却没有一点畏缩，反而声声安慰心感愧疚的八位师门长辈，当真是一个千古罕见的奇女子。

七位师叔感愧不肯承受她的大礼，她是一个懂事的少女，哪肯失礼，她向七位师叔各拜了三拜。

王丽君再向赵志豪拜别时，赵志豪忙拦住道：“师妹请免，快敬师父及各位师叔一杯酒吧，祝他们健康。”说着，斟了半杯酒，递给王丽君，又给太极尊者斟了一杯。

王丽君惨然一笑，高举酒杯，道：“师父教养恩德，徒儿不能为报，敬此一杯酒，祝你老人家身体健康。”

话毕，仰首一次而尽。

太极尊者端着一杯酒，浑身微抖，泪如雨下，怔怔地看着即将永诀的爱徒，嘴唇翕动，好半晌却仍说不出话。其实，他能说些什么呢？

赵志豪见状，内心感动异常，也悲痛万分，却没有露形于色。

当下，向他师父靠近了一步，道：“师父！君妹祝你老福体健康。”

太极尊者神情一震，仰着将怀中之酒喝尽，嘴唇又翕动着，却仍未说出一句话。

赵志豪取过太极尊者手中的空杯，交给九鼎中的老二，并替老二和王丽君斟了一杯酒。

王丽君于七位师叔齐喝了一杯酒，秀脸上立即抹上一层朝霞，这期间，除王丽君向各位师叔说了些祝福的话外，其他之人都未出声。

生离死别，乃世情之最悲。尤其王丽君此去，是为太极派消劫，这种大气磅礴之举，怎不令人肃然起敬？太极九鼎还有什么话可说？安慰她，勉励她，或是祝福呢？

好一会，太极尊者才道：“豪儿，你也敬你师妹一杯！”

声中颤抖，语气生硬，虽是短短一句，却像费了很大的劲。

赵志豪将酒壶放在地上，道：“师妹已不能再喝，再喝必要醉了。”走至王丽君身旁，取过她手中的酒杯，掷到地上，向八人深深一揖，道：“师父及各位师叔且回，让豪儿送师妹一程！”

王丽君忙道：“不必，不必，你在家伺候师父和师叔吧！”

太极尊者道：“你们师兄妹情深，就让他送你一程吧！”

王丽君不再坚持，即向八人一揖，与八位养育她一十七年的师父师叔诀别。

八人肃然而送，直至二人的背影，消失在云雾之中。

忽然传来几声鹃啼——啼声幽怨、凄凉、悲惨、怅惘，随风飘荡，好像在说：“风萧萧兮，雨迷迷，巾帼女子一去兮不回归！”

太极九鼎本已停止流泪，顿时，泪水又簌簌而下。

王丽君在前，赵志豪在后，一步一回头。穿林，越涧，默默无语，真个是：“千里送断肠，关山古道；回首青山似无杳，满怀离情凭何诉？付于落花啼鸟。”

斜阳一抹，苍山变成了金黄色。

此时，二人已背离山区，踏入茫茫田野。

王丽君忽然回过身来，悲然道：“豪哥哥，你该回去吧！”

赵志豪摇首道：“不要紧，我再送你一程。”

“自古道‘千里相送终须别’，何苦多跋涉？”

“师妹，我真不知该说些什么。”

“不必说了，你的心，我早已明白，俗谓‘世间无不散的筵席’，即使没有今日之事，我们结为恩爱夫妻，数十年后，也有死别之时，你何必如此悲戚？”

“师妹，你听师父说过么？‘世间无难事，只怕心不坚’。我想，今天的事虽难，但如我们专心想法应付，也许可以挽回你的性命。”

王丽君惨然一笑道：“人之生死，乃由天定，你何必想不开！回去吧，今后，希望你奋发苦练，使太极派抬起头来，雪洗太极派数十年来的奇耻大辱。”

“这是以后的事。走吧，让我多送你一程，也许我可以想出挽救你的办法。”

入夜时，二人到了乐清县城，找了一家客棧，宿了一夜。

次晨，王丽君又催促赵志豪返山，但志豪坚持要将她送至天台山桃源谷外。

王丽君劝他不过，其实，他也不愿与志豪一别成永诀。

第三天，二人已到了天台山下。这时，发信人两个月的期限，只有明天一日的時間了，若明天二更前不进入桃源谷，事情恐怕又有变化了。

三天来，赵志豪无时无刻不在挖心苦思，希望能想出一个救师妹的良策，然而，终告徒然。

二人投宿在一户农家，这一夜，赵志豪真是忧心如焚，焦急万分，一夜没有阖眼。

突然，一个灵念闯入他的脑海。天一亮，即至隔壁房中，将王丽君叫醒，兴奋地道：“师妹，快起来，我已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妙计。”

王丽君坐了起来，半信半疑，忧喜掺半，道：“什么妙计？”

“由我代你入谷去。”

王丽君闻言，一点喜悦之情，顿时消逝无余，长叹一声，道：“由你代我入谷？真是胡说八道。”

“不是胡说八道，你静静地听我说。”

“别瞎说，那人要的是女子，你是男人，怎么能代我去？别丢了你的性命，还要连累师父和师叔。”

志豪道：“我去虽难保命，却不会连累师父和师叔，而且要比你去有利得多。”

王丽君不信地道：“利多安在？”

志豪神秘一笑道：“你听我说。”

接着，他将昨晚想出的妙计，悄悄地说了一遍。

王丽君听完他的妙计之后，不禁柳眉紧皱，连摇玉手，道：“不行，不行，那怎么可以？必会被他人识破的。”

“你毋须过虑，我会见机行事。即使被他识破，也不会连累师门的。如能跟他交手，把我们的仇帮杀个落花流水，我就是丧身在桃源谷中，也不算枉死。”

王丽君悲泪婆娑，低垂臻首，半晌才道：“可是，师父和师叔看你，比我重多了，由你替我入谷送死，叫我怎样见八位老人家？”

志豪正色道：“自古道，‘死有重于泰山，有轻于鸿毛’，是看其死的价值。我之入谷送死，不但可以挽救本派安全，还可以借人之手，清除我们的仇人，比你只替本派谋求安全有意义多了。”顿了顿，继道：“乾坤帮与我们太极帮仇深似海，数十年来，无一日不在他们的欺侮凌辱之下，若凭我们太极派的力量，再过一百年，也无法报仇雪辱！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以我一人之死，换取仇帮人的性命，且尚可挽救本派之安全，何乐而不为？何憾之有？你有什么不好见师父师叔的？”

他抚着王丽君的香肩，安慰她道：“好师妹，不必难过，我此去，虽不准备生返，但世间之事往往令人难测，也许有奇迹出现……”

王丽君未等他把话说完，哇的一声，扑入志豪怀中，嚎哭起来。

志豪轻抚她的头发，不禁也落下泪来，半晌才道：“别哭了，以后，希望你好好地服侍各位老人家。”

王丽君哭得犹如泪人，抬起头来，道：“我一定听你的话！”

志豪点头道：“好！给我一套衣服。”

取了一套王丽君的衣服，返回自己的房中，将自己扮成一个女郎。

王丽君推门进来，见其模样，不禁又悲伤，又好笑，若非在此生离死别之际，必要调笑他一番。

赵志豪道：“你看成么？”

王丽君惨然一笑，道：“让我替你修饰一下。”

经过王丽君的修饰，俨然成了一位绝色少女。若不留神看，就是他师父和师叔，也已认不出了。遗憾的是脚过大，无法穿着王丽君的小鞋。

在农家用过早饭，志豪道：“我现在就走，你也该回去了！”

“不！我送你去。”

“不必了，黄昏前便可到达桃源谷，回山去吧！”

王丽君又扑入志豪怀中，痛哭起来。

“不要难过，快回去吧！”赵志豪长王丽君一岁，自小在一起长大，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。在此生离死别的顷刻间，他们内

心的感受，只有经验过的人，方可体会得到。实在的，任是铁石心肠的人，也难免不哭。

哭，能解决事情么？

自然不能。于是，赵志豪忽地将心一横，于王丽君悲痛欲绝之时，点了她的睡穴，让她躺在床上，偿了农家十两白银，交待了几句，便悄悄地走了。

赵志豪虽是书生体质，却有豪气干云之气概，走起路来，昂首阔步。此时，男扮女装，感到十分别扭，幸好山上人稀，无须多加做作。

桃源谷，他已来过一次，此来，可说是轻车路熟，旧地重游。

他于上次来时，乃是他九师叔文龙带着他和师妹，前来向超然大师拜寿，心情是何等愉快！

但此时，他九师叔已命归黄泉，他呢，也将要追踪他九师叔的后路，心情又是何等悲痛！

黄昏时，他已到了出入桃源谷的峡谷前。这里，往日游人络绎、肩摩踵接，此时却阴气森森，惨雾弥漫，说不出心头滋味。

他怔怔地看着“游人止步”的石碑，我不禁心思如潮，暗道：我就这样糊里糊涂地死么？可惜我连父母之面都未见过。不过，为师门而死，也没有什么遗憾。念至于此，便又退了回来，向峡道口右侧走去。

他并非怕死而败阵退缩，而是时间尚早，因为他是个冒牌货，白天入谷，容易被识破。

他在峡道口右侧三十丈处坐下，背靠一株树干，紧闭双眼，屏除杂念，静静地等待着的时辰。